

从古典到现代 ——纪念丘特切夫诞辰200周年

朱宪生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本文对俄罗斯杰出诗人丘特切夫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 评述了丘特切夫的思想特征, 分析了丘特切夫的自然诗和爱情诗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特色; 阐释了丘特切夫创作的现代性; 简略回顾了丘特切夫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关键词: 丘特切夫; 诞辰200周年; 自然诗; 杰尼西耶娃组诗; 现代性

在俄罗斯诗歌的花园里, 丘特切夫的诗歌是种名贵花卉。普希金当年与它不期而遇, 感受到的是一阵“狂喜”; 而屠格涅夫、费特、托尔斯泰等大师几乎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寻它, 走近它。作为诗人第一部诗集的编选者, 屠格涅夫曾说过这话: “谁不能欣赏丘特切夫谁就不懂诗。”他又意味深长地说: “紫罗兰的芬芳不会散发到二十步以外的地方, 要闻到它的香气, 就得走近它。”^{[1](P259)}可是, 丘特切夫是这样一位奇特的诗人, 俨如一位东方隐士: 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创作着, 写诗并非他的职业, 他生活并非为了创作, 而创作却是为了生活。他并不去刻意追求诗人的桂冠, 对自己的诗作所引起的反响和荣誉并不在意, 甚至他的第一部诗集也是别人编选的, 而他竟然连目录和校样都不愿意过目一下。他的创作, 作为一种纯粹的诗, 作为俄罗斯诗歌的奇葩, 准确地说, 不是自己走进花园的, 而是被人请进花园的。它独处俄罗斯诗歌花园的一隅, 显得那么自信、高贵而又矜持……

一、走近紫罗兰

在19世纪俄罗斯诗人中, 丘特切夫的诗歌遗产也许是最少的。包括译诗在内, 总共不过300多首短诗, 连一部长诗也没有, 《丘特切夫诗歌全集》也不过是一本不太厚的“小书”。然而在诗歌王国中, 历史老人是不会仅“以数量论英雄的”。还是在1883年, 当诗人的全集重又出版时, 费特曾写下这两行颇为有名的诗句:

就是这本不大的小书,
份量要胜过浩繁的卷帙。

丘特切夫当年所获得的文学声望和他在现当代产生的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1993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他逝世120周年的时候授予他以“世界文化名人”的殊荣, 这是历史老人公正和严格的明证。

在俄罗斯诗人中, 丘特切夫除了诗歌遗产“最少”之外, 人们对其生平事迹所知道的也相当稀少, 以至有时学者们还不得不要到他的诗歌中去寻找他生平的“蛛丝马迹”。

收稿日期: 2003-06-06

作者简介: 朱宪生(1947-), 男, 江西南昌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803年12月5日(俄历11月23日),费多尔·伊万诺维奇·丘特切夫出生于俄罗斯奥廖尔省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奥廖尔是俄罗斯中部的一个省份,风景秀美,人杰地灵,而缪斯也仿佛特别钟情这块土地,除丘特切夫外,在大致差不多的时间里,这里先后诞生了屠格涅夫、费特、蒲宁、列斯科夫、安德列耶夫、皮萨列夫等著名诗人和作家。丘特切夫自幼对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显露出非凡的才华,这可从他在1810年写的一首祝贺父亲生日的诗作中略窥一斑:

致亲爱的老爸

在这幸福的日子,
儿子能给你怎样的贺礼!
送一束鲜花——但花已谢,
草地和山谷已是一片枯萎。
我能否献上一首诗歌?
于是我便向心灵求助。
我的心灵这样回答:
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你——
最温存的丈夫,最慈祥的父亲,
善良的好朋友,不幸的保护者。
祝愿你的宝贵的岁月永远长流!
你打骂过的孩子用爱包围着你,
你会看见你周身环绕着快乐,
你就像太阳一样微笑着,
用那充满活力的光芒
从高天注视着地上的花朵。^[2]

也许诗中还颇有些稚气,但它出自于一个7岁孩童之手这一事实本身就够令人惊叹的了!特别是一个7岁的孩童居然意识到“诗歌是心灵的产物”,真是不可思议。从1812年起,丘特切夫的父母聘请当时著名诗人和翻译家拉依奇为家庭教师,来指导他们9岁的孩子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和祖国文学。丘特切夫本来就聪颖好学,在拉依奇的精心调教下,进步迅速。3年后,拉依奇感叹地说:“亲爱的学生的非凡天赋和对教育的激情使我惊奇,也使我快慰。3年后,他已经不是我的学生,而是我的同行者……”1821年冬,丘特切夫大学毕业。第二年,他来到首都彼得堡,进入外交部工作。丘特切夫作为一名外交官员在国外生活了22年。这期间他与俄罗斯诗歌界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交往。不过,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写诗。他写诗只因为要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对生活、自

然的思考,并非刻意去追求诗人的桂冠。是普希金发现了他的天才。据说普希金一次偶然间读到他的一些诗稿,便禁不住自己的“狂喜”,竟把这些稿笺藏在身上达一星期之久,后来便在“寄自德国的诗”的标题下把它们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署名为“费·丘”),引起诗歌界的高度评价。可是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他所居住的德国,人们都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尽管他的作品已得到他的同胞的赞赏,尽管这时他与德国诗人海涅和哲学家谢林已成为至交。他回到祖国已过“不惑之年”,经过短暂的沉寂,创作进入高峰时期,在诗坛产生强烈影响。但他似乎不太理会和追求文学的声誉,甚至连他的第一部诗集也是别人编选出版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仍和以往一样,写得不多,但一定得是非写不可才写。

1850年,在丘特切夫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的生活和创作产生极大影响的事情,那就是他与24岁的杰尼西耶娃的结识和交往。杰尼西耶娃是斯莫尔尼学院副院长的侄女,丘特切夫的两个女儿在这个学院里读书,他经常去那里看望她们,这样就得以与杰尼西耶娃相识。谁也没有料到,两人竟一见钟情。这一“婚外情”一直持续了14年之久,直到杰尼西耶娃去世的1864年。杰尼西耶娃为丘特切夫生了两男一女,而丘特切夫并未正式与自己的家庭脱离关系。这种恋情遭到社会各方面的非议。可是他们不愿意放弃,也放弃不了这种真诚的感情。对于丘特切夫来说,这“最后的爱情”是他后半生生活的精神支柱,他以无比的热情珍惜着它;对于杰尼西耶娃而言,她也执着于这种真情而无力自拔。可是,在那个社会中,男人可以不去理会社会的谴责,而女子则要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1873年7月15日(俄历6月27日),丘特切夫病逝于彼得堡近郊的皇村。逝世前他留下一首写给妻子的诗:

惩罚人的上帝在我这儿夺走了一切:
健康、意志力、梦和空气,
为了还能够向他祈祷,
他在我身边只留下了你。^[2]

二、“你不是一个君王,而是一个戏子”

丘特切夫是一个远离俄罗斯政治漩涡中心的诗人,但他又绝非是一个没有自己政治观点和思

想见解的诗人。一般说来，作为一个诗人，他无意用自己的作品来表露自己的政治见解；可同样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无法制止自己的某些带有社会倾向性的思想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如果一定要从思想立场的角度来界定丘特切夫其人，我们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评定：他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就是明证；其次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他的某些诗作和一些政论文也是明证。他热爱俄罗斯祖国，对她美好的前途充满希望。对她的苦难现实又深怀忧虑和不满。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又妨碍他正确认识和评价欧洲革命，对改变俄罗斯落后现状的手段和途径也无（事实上也不可能）明确和正确的主张。不过作为诗人，丘特切夫与作为爱国主义者的丘特切夫是基本一致的，这在他的有关俄罗斯祖国的诗篇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作为诗人，也许是因为与自然和生活的联系的紧密，丘特切夫却是与作为斯拉夫主义者的丘特切夫不无矛盾。屠格涅夫就说过：“他是个斯拉夫主义者，但不是在他的诗中；而那些使他表现为斯拉夫主义者的诗。也都是些很糟的诗。”^{[1] (P259)}此外，他还是一个具有较浓重的宗教思想的人，这是与他的斯拉夫主义相关联的。而且，他的宗教情绪，较之于他的斯拉夫主义的信条，甚至在他的诗中表现得还要突出一些，这显然是由他的诗人的情怀和气质所决定的。

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一些思想印记较浓的诗作吧，这些作品虽很难称之为所谓“政治抒情诗”，但毕竟也表现了他的一些主要的思想倾向：

不要去谈论什么，不要这样匆匆忙忙，
疯狂在四处寻觅，愚笨坐在审判台上。

白天的创伤夜间用梦去医治。

而那就要到来的明天又会怎样？

活下去，就会感受一切：

忧愁、快乐和恐慌。

怜惜什么？又有什么值得悲伤？

日子一天天过着——得感谢上苍！

（《“不要去谈的什么……”》1850年）^[2]

作品对当时一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无可奈何的心境表现得十分真实，而“白天的创伤夜间用梦去医治”和另一首著名的诗《要沉默》中的“说出来的思想都是虚假的”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句，尽管它们给人的是一种寒至心底、凉透背脊的感觉，但从诗歌的表现力的角度看，你不

能不承认，在俄罗斯诗歌中很难找到如此沉重有力的诗句。1855年沙皇尼古拉死了。丘特切夫为他写一首诗：

你没有为上帝也没有为俄罗斯服务过，

你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

你的全部作为，无论是恶行还是善事，

全都是谎言，全都是空虚的幻影。

你不是一个君王，而是一个戏子。

（《尼古拉一世的墓志铭》1855年）^[2]

应该说，丘特切夫对沙皇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他虽没有正面地抨击和揭露沙皇的种种罪行，但把沙皇比成一个戏子，其讽刺的力量并不亚于其它形式的揭露。对于俄罗斯祖国，诗人是满怀深情的，这在不少诗作中都有鲜明的表现，如著名的诗作《“这些穷困的村庄”》（1855）：这些穷困的村庄，/这贫瘠的自然，/长期忍辱负重的故土，/你，俄罗斯人民的家园。诗句令人想起后来涅克拉索夫咏叹俄罗斯的作品，自然，后面四行诗也透露出诗人的宗教情绪，但总体说来，作品仍不失为一首忧愤之作。但我们要注意到，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与带有宗教色彩的愿望的交织，恰恰是丘特切夫“思想倾向性”较强的作品的特点，而这一点，在下面这首诗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在这黑压压的/沉睡不醒的人群的上空，/自由，你什么时候会升起，/闪耀着你金色的光辉？//你的金光会使一切苏醒，/它会驱散烟雾和迷梦……/可还有暴力和欺骗的疤痕/和那旧日的伤痛，//还有灵魂的堕落，/还有摧残找智慧和心灵的空虚，/

谁能医治好它们？谁又能保护它们？

你，纯洁的基督的袈裟……^[2]

总之，作为一名诗人，丘特切夫的思想是比较复杂、充满矛盾的。青年时代他接触过进步的文学运动，还创作过《和普希金〈自由颂〉》的诗篇，赞扬普希金的自由精神。但在后来他的思想渐趋保守，既对沙皇的专制制度不满，又认为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一种过激的和“轻率”的行动。这两个方面都是他后来接受斯拉夫主义的重要原因。但他又长年生活在西欧，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并非一个完全的斯拉夫派，“他的真正本质是西欧派”（屠格涅夫语）。例如，他与思想激进的海涅交往甚笃，海涅还称他为自己的挚友，这之间不可能没有思想上的共鸣。再如他对启蒙思想家、诗人歌德十分尊崇，其中也不

可能没有思想上的缘故。但丘特切夫无论是作为表面上的斯拉夫派,还是作为骨子里的西欧派,终究没有(也不可能)走向民主主义派,这是由他的出身、教养和地位所决定的。而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杰出诗人,作为一个抒情大师,以他的为数虽不多但几乎都可以称为精品的诗歌遗产记录下的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知识阶层的心理历程,是他那仍散发出现代气息的诗歌给我们带来的审美享受,是他的独具一格的不朽的诗歌艺术。

三、“大自然——这个斯芬克司……”

也许是研究视野的限制,以往不少中西诗歌比较论者常常把“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特征加以论述,如果他们阅读到丘特切夫的作品,则会在相当的程度上纠正以往的看法。正是在“天人合一”这一点上,丘特切夫比中国古典诗人毫不逊色。其实,瞿秋白早就指出过:“邱采夫的人生观,东方式得厉害,亦饶有深趣。他崇拜自然,一切人造都无价值而有奴性,自然当与人生相融洽;承认真实的存在,只在宇宙的心灵,而在个性的‘我’。”^[3](P157-158)

丘特切夫描绘大自然的诗篇是极为出色的。这些作品,有的以形象鲜明引人注目,有的以比喻新奇令人叫绝,有的以意境真切使人留恋,像脍炙人口的《春潮》、《春天的雷雨》、《怪冬天会怒容满面》、《流沙淹没了膝盖》、《白昼的暑气还没有消退》、《早秋的日子里》等,都是俄罗斯自然诗中的精品。不过,丘特切夫的自然诗更主要的特色,恐怕还在于其中渗透着思想和哲理。

丘特切夫笔下的大自然,不是一个僵死的存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

大自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
它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模式——
它也有心灵,它也有自由,
它也有语言,它也有爱情……
(《“大自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1838年)^[2]

丘特切夫的自然诗并没有停留在大自然的活力和生命上,他在描绘太阳的呼吸、波浪的喧闹和树林的絮语的同时,又深入到这个活生生的大自然之中,去揭示它内部的运动和斗争。在丘特切夫看来,大自然深处存在着一种能够吞没一切的力量,他在自己的诗中常常把这种力量称为“混

沌”或“深渊”,它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拥有无比的威力。整个外部世界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有限的人,都仿佛是这个“混沌”或“深渊”所泛起的波涛的“拍溅声”。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的美妙的活力的赞颂,对生活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疑惑和恐惧。由此便形成了丘特切夫的大自然交响曲的二部和声。诗人面对着永恒无限的大自然,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大自然——这个斯芬克司,
总爱用自己的考验把人折磨。

由对这个神秘的“斯芬克司”不理解而产生疑惑,又由疑惑产生恐惧,这种恐惧之声常常在诗人咏叹“夜”的作品中流露出来:

当白昼渐渐暗淡——
黑夜就开始到来,
它来自那命定不幸的世界。
它把那美好锦缎撕下、抛开……
无底的深渊在我们面前
坦露出它的恐怖和黑暗。
而我们和它之间没有任何阻拦——
于是我们就这样害怕夜晚!
(《白昼和黑夜》)^[2]

在《“神圣的夜从天边升起”》一诗中,诗人再一次描写了这个“深渊”,并在比照中写出了人的“像孤儿一样无家可归”的处境;在《“午夜的大风啊……”》一诗中,更明显地表现出那种担忧和恐惧的心理。诗人面对着午夜的大风呼唤:啊,不要唤醒沉睡的风暴……/要知道它下面蠕动着一片混沌!而在写于逝世前两年的诗作《“这里,曾经有过蓬勃的生命”》中更是弥漫着一种宿命之音:

大自然一点儿也不知道以往,
它全不察我们那幻影一般的时光
在它面前。我们模糊地意识到,
我们自己——只是它的幻象。

它用吞没一切、使人安宁的深渊
把它自己所有的孩子们——
那些作着徒劳功勋的孩子们
一视同仁、逐次轮流地迎接。^[2]

在丘特切夫看来,大自然是强大的永恒的,而个人的生命是弱小的短暂的。人的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大自然面前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换句话说,个人在大自然这个上帝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他

注定要受到不可抗拒的大自然力量的摆布和捉弄。其实,说个人的生命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是短暂的,那原本也是不错的,丘特切夫表现这一主题的诗篇无疑也具有某种真实和真理。但问题在于对待生命的态度,在于对于人的创造力的认识。在这一点上,丘特切夫和当年许多诗人一样,受到了时代的局限。

不过,在今天看来,丘特切夫当年发出的“大自然——这个斯芬克司……”的精辟的警句,包含有对于人类的某种告诫,100多年以来,诚如诗人断言的,人类在和大自然打交道时确实遭到大自然这个“斯芬克司”的种种折磨和报复。颇有意思的是,就在诗人诞辰200周年的时候,大自然,这个斯芬克司,又用它的谜语“sars”考验了一下人类。

丘特切夫还常常把大自然的运动与人的精神活动相联系相对照,并在其中寄托他的思考。他的一些作品,有时初看起来是在写大自然,实则是在写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动的方式和形态。这首先是诗人对大自然敏锐细致的观察和对人的心灵运动有深刻的感悟的结果。以往浪漫主义诗人也常常把对大自然的描写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结合起来,但在浪漫主义诗人的笔下,大自然更多的是人的情感的寄托物,而像丘特切夫这样把大自然和人的精神世界比照着加以描绘的却极少见。例如,在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的笔下,“波浪”和“喷泉”就是自然界中的“波浪”和“喷泉”,无论诗人怎样去描写或表现它们,或直接描绘它们,或寄情于它们,或赋予它们以某种隐喻和象征的意义,不管怎样,它们终究是一种自然现象。可在丘特切夫那儿就不同了:

思想连着思想,波浪连着波浪,
两种不同表现,同一自然力量;
一个在有限的心胸,一个在无边的
海洋;
这里——闭塞狭窄,那儿——广阔
宽敞。

同样是永久的汹涌和平息,
同样是空虚的不安的幻象!
(《波浪和思想》)^[2]

再如《喷泉》一诗:诗人开始描绘喷泉升腾的情景,写它的闪光,写它像“五彩的尘埃一样”向大地“洒落”,这一切都是在写大自然中的喷泉。

你读着,揣摩着,以为诗人(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要么会进一步描写下去,要么就要发议论了,可你没有想到,诗人突然笔锋一转,又写到另一种“喷泉”:

人的命定的思想的喷泉啊,
你无穷无尽,永不枯竭!
是什么样的不可解的法则
使你奔涌,使你飞翔?
你多么渴望冲向高天!
可一张无形的宿命的巨手
却突然折断你执着的光芒,
把你从高处打成水沫撒落。

诗人没有作任何直接的议论,然而在大自然的“喷泉”和人的思想的“喷泉”的比照中又包含多少议论啊!列夫·托尔斯泰尤为欣赏丘特切夫的这一类作品。而在诗人描写大自然的诗作中,这首诗颇有代表性。无怪托尔斯泰读了这首诗后,在这首诗的旁边写了一个大写的“K”,意即“深刻”。并且还多次把这种把握和表现自然现象的方式称为“丘特切夫式的风格”。

丘特切夫创作中的这一特点与谢林哲学有密切关系。诗人在德国生活期间,曾与这位哲学家结为至交,常常与他讨论一些哲学问题,丘特切夫的一些富于思想的见解曾引起谢林的高度重视。自然,他也受到谢林哲学的深刻影响。我们甚至能够在丘特切夫的一些作品中,找得到他直接从谢林哲学中借用过来的哲学术语。谢林的核心理论是所谓“同一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存在和思维、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是绝对同一的,是万物的始原。在这种“绝对同一”中不存在着任何运动和变化的因素。谢林把宇宙精神的发展过程视为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过程,认为自然界的历史就是精神的历史。在丘特切夫的创作中也常常出现这种谢林式的表述。他反复描写的“混沌”或“深渊”,与谢林的“绝对同一”有着内在的联系,包含着自然的精神的乃至社会方面的内容。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那种“没有运动,没有色彩”的描述(《归途中》),也就是这种“绝对同一”;“而我在一切之中,一切在我之中”(《灰蓝色的影子已混杂不清》)则是这种“绝对同一”的另一角度的表述。至于他的诗中出现的大量的自然界和人的心灵世界的对照和类比,更能说明谢林哲学对他的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管怎

样深刻,丘特切夫毕竟首先是一位诗人,他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厚感受和体验是他创作的基础。他的构思,也许起于某一思想,但这思想不是从谢林哲学中移植过来的,而一定是从他的感受和体验中提炼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谢林的某些思想可能起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但他的诗歌绝不是谢林思想的图解或诠释。关于这一点,屠格涅夫有过精辟的阐述:“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他的每一首诗都始于思想,而这思想就仿佛火星一样,在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印象的作用下突然燃烧起来,由于这,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丘特切夫先生自己的作品的思想无论何时对读者说来也不是赤裸的抽象的,而总是与从精神世界或自然世界中捕捉到的形象融汇在一起。总是被它充满着,并且总是牢不可分地渗进它里面。”^{[1](P259)}

四、“最后的爱情”

爱情诗在丘特切夫的创作中占很大的比例和独特的位置。如果说丘特切夫对大自然所进行的哲学的沉思在诗歌史上是独步一时、独树一帜的话,那么当他把自己的笔触转向爱情——这个人类感情世界最动人也是最神秘的领域时,他的思考却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他的哲学家的深刻,因熔铸了他个人对爱情的极为独特和真切的体验而显得格外充实而丰满;他的诗人的敏锐感受,又因沐浴着理性之光而变得尤为纯净和深沉。他抒写爱情的魅力和痛苦,思考着爱情的奥秘和本质。他给后世留下的一首首动人而深沉的情诗,是俄罗斯情歌中的一大奇观,也是世界情诗中的瑰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俄罗斯乃至世界诗歌史中未必能找到一个诗人像丘特切夫那样去思考 and 抒写爱情的真谛的。

自然,诗人早期的爱情诗与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的传统还是较为接近的,颇有些古希腊“阿那克瑞翁”之风:“美酒”、“卷发”、“笑靥”、“逝去的青春,死去的爱情”都是诗人歌咏的对象,感情真挚,格调优雅,是他早期爱情诗的特点。

但决定丘特切夫爱情诗的成就和价值的还不是他的这类早期作品,而是旷古杰作“杰尼西耶娃组诗”。在丘特切夫与杰尼西耶娃从相识、相知、相恋,直至共同生活的14年间,丘特切夫献给她许多情诗,后人把这些诗称为“杰尼西耶娃组诗”。根据俄罗斯学者的考证,这组诗一共包括

诗人从1850年到1868年写的22首诗。

这是怎样的一组诗啊!真诚、坦白、执着、深沉,既充满着炽烈的感情,又不乏冷静的理性;既有绵绵不断的倾诉和表白,又有严格无情的自我剖析和反省;它既是爱的颂歌,又是爱的挽曲。诗人那支饱蘸心血的笔,遨游着爱的领海,探究着爱的奥秘。

如果说“杰尼西耶娃组诗”是一部爱情交响乐的话,那么它的第一乐章便是“乞求”。组诗的首篇《“不管炎热的正午主要……”》以舒缓的调子传达出一种炽热的气氛,这是一场爱情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候。抒情男主人公在这里出现:朦朦胧胧的闪烁中/充满一种神秘的热情。/这里有一位钟情的诗人,正在做一个轻盈的梦。

可是这“神秘的热情”中似乎包含着一种不祥的预兆,诗人仿佛一开始便察觉到这一点。第二首诗《啊,我们爱得多么致命》便给组诗定下了基调。这里,第一次出现抒情女主人公的形象。诗人回忆起与她第一次注定不幸的相见:那迷人的目光、谈吐,还有那充满着青春活力的笑声,可是爱情对她来说却是一张可怕的命运的“判决书”,是一种不公正的耻辱。于是那双颊的玫瑰和笑声不见了,甚至眼泪也烧干了。这里,悲剧性因素已初露端倪。

“乞求”的主题在第三首诗中出现:

你不止一次听见我的表白:

“我配不上你的爱情。”

即使她已经属于我——

但我在她面前是多么贫穷……^[2]

这里,“乞求”显然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乞求爱情,这种乞求与祝福、崇拜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一种是乞求宽恕,这种乞求与诗人的负罪感联系在一起。爱情给他们带来欢乐,也带来痛苦,特别是给杰尼西耶娃带来巨大的痛苦。这时诗人所描绘出的抒情女主人公已是一位慈爱而又充满痛苦的母亲的形象。她怀着信念和祝愿,不由自主地跪在那珍贵的摇篮面前,那里睡着他们爱情的结晶——她的女儿,一个没有父名的孩子。(在俄罗斯,非婚生子是没有父名的。)

如果说在普希金的爱情诗中,诗人所歌咏的主要是对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是爱情的纯洁和它的魅力,是爱情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净化和提升的力量;那么,在丘特切夫笔下,爱情却更富于具体

的社会内容，更带有反省和沉思的色彩。抒情女主人公的形象令人想起后来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她坦露在读者面前的充满痛苦的内心世界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虔诚、忧郁、憔悴的母亲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对那个社会中的不合理和不平等的现象作出了深刻的反映。

第二乐章的标题可以说是“搏斗”。这远不是习惯概念中的爱情：温存、幸福、甜蜜。这是一颗心给另一颗心带来的痛苦和磨难。这里早已不存在“爱”或者“不爱”的问题，而只有“爱是什么”和“爱与死”的问题。而就抒情主人公们内心冲突的紧张和激烈而言，就思考的角度和方式而言，组诗中一系列诗篇又分明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格调：

爱情啊爱情——据说，
那是心心相连——
心心相印，不分你我。
既是注定的生死与共，
又是注定的生死搏斗。^[2]

这样的对爱情的思考和表现，在俄罗斯乃至世界的爱情诗中都可以说是奇特的、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抒情女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和斗争也是异常紧张的。在诗人模拟杰尼西耶娃的语气所写的第六首诗中，响彻着声嘶力竭的呼喊，甚至还出现了刀光剑影：

不要说他还像从前那样爱我，
不要说他还像从前那样珍惜我，
啊不！他是在残忍地杀害我，
尽管我看见刀在他手中颤抖。^[2]

而对于抒情男主人公来说，他可以忍受一切外来的责备，甚至还进行自我谴责，唯独不能忍受的，也是最令他痛心的，便是来自他所深爱的女子的误解和怨恨。他不断地急切地表白自己，剖析自己：啊，不要用公正的责备来惊扰我的心，/在被人羡慕的我俩中请相信你的命运：/你真诚而又热烈地爱着，而我——/我怀着嫉妒的苦恼，凝望着你的面影。/站立在我自己建造的神奇的世界面前，/我，可怜的魔法师，失去了信仰——/我感觉到满面通红，我竟然把/你活生生的灵魂视作无生命的偶像。

交响乐的第三章的主题是“沉思”。它是以一种热情、幸福的调子开始的，这是对爱情的礼赞。爱情固然给诗人带来巨大的痛苦，然而爱情

毕竟又是美丽的，而付出巨大痛苦代价的爱情尤为美丽。所以诗人即便是在感受着爱的痛苦的同时，又不能不被爱的魅力所吸引：我熟识一双眼睛——啊，这双眼睛！/上帝知道——我多么爱它们！/我无法使自己的灵魂，/离开那迷人的热情的夜空。

而在这些美妙的瞬息，
我一次都不能使自己
与它们相遇，不激动万分；
把它们欣赏，不饱含泪水。^[2]

诗人甚至在对大自然的描写中也注入了这种幸福感。大海在诗人看来，无论是平静如镜，抑或是波涛起伏，都是美好的，都充满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而诗人愿意把他的灵魂，投进大海的深处。不待说，大海也就是杰尼西耶娃深不可测的爱情的象征。而太阳、水波、树林、鲜花，一切都沐浴着欢乐和爱情，可这一切又都比不上“那受折磨的心发出的一丝动情的笑意”。

可是，这甜美、欢乐的调子还没有完全停息，一支沉郁、凝重而又具有力度的旋律以舒缓的节奏慢慢升起。它里面仿佛跳跃着一种心灵的颤动；仿佛包含着一种呼唤；那是一种追求，一种幸福，又是一种忧伤。它既冷静又热烈，既奔放又深沉，既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又闪耀着理性之光：

啊，当我们暮年将近，
我们爱得愈加温柔、虔诚……
照耀吧，照耀吧，告别之光，
你那黄昏的霞光，最后的爱情！

阴影笼罩着大半个天空，
只有西边的晚霞在缓缓游移，
推迟一下吧，夜的脚步，
延长一下吧，迷人的光辉！

即使血管中的血快要枯竭，
可心中的柔情却不会消亡，
啊你，最后的爱情啊！
你既使我幸福，又令我绝望。^[2]

这就是“杰尼西耶娃组诗”的“核心之作”和“点题之作”《最后的爱情》。这有限的三节十二行诗，以无限的容量极为概括地形象地把诗人的幸福和绝望、欢乐和忧伤，把诗人所有的情感和沉思都浓缩在其中，把“乐曲”推向了高峰。它无疑

是世界爱情诗中不可多得的杰作,是爱情王国中的千古绝唱。

《最后的爱情》仿佛是交响乐中一个巨大的休止符,在把乐曲推上顶峰之后,便渐渐地把音乐凝固了,真是“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白居易)。它宛如一串巨大的省略号,在断断续续的余音中,包含了不断的情思、不绝的联想和不尽的感叹;它又好像一长队大雁,披着秋日黄昏微红的霞光,渐渐隐没在深幽的天际,留下的只是一片空旷。

《最后的爱情》仿佛写尽了诗人的一切情感和思索,从1854年诗人创作了这首诗后,除了1855年写过一首诗外,“杰尼西耶娃组诗”的创作中断了10个年头。下面就是这首诗的最后两句:

上帝保佑,我和你在一起,
而和你在一起,就是在天堂。

诗的最后句“而和你在一起,就是在天堂”,可以说是第三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它好像是对以往的一种回顾,又仿佛是对现在的一种描述,但它里面又似乎隐藏着一种不祥之兆——要是不在一起呢?那是否就是在地狱?

等到诗人于1864年重新拿起笔来续写这一组诗时,杰尼西耶娃已经离开人世,于是那无限的悲伤,不尽的思念便从已坠入地狱之中的诗人的笔端滔滔不绝地流出……毫无疑问,交响乐的第四乐章的标题便是“怀念”了。

在杰尼西耶娃去世后不久,诗人便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离了那能引起对死去的爱人的回忆的土地、房屋乃至一草一木,也许他以为这样可以多多少少减轻一些痛苦。可是在异国他乡,对杰尼西耶娃的思念却梦系魂绕,令他不得安宁:在瑞士:北风静息了……蔚蓝的/微波在日内瓦湖上荡漾——/小船又在水面上飘游,/天鹅又重新戏水拍浪。//太阳像夏日一样整天照耀,/斑斓的树木在阳光下闪亮,/空气用它温和轻柔的呼吸/抚摸着这一片衰败的辉煌。

这里,有颗心本可以忘记一切,
那样,也就会忘了所有的痛苦,
但除非在那儿——在故土——^[2]
能够少去那一座坟墓……

最后一节诗情深切、催人泪下,纯朴自然的语言,独特的句式和修辞手法,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它都是无以伦比的,是组诗的又一闪光点。

第四“乐章”最后一首诗写于杰尼西耶娃去世4年后的1868年,这就是组诗的压卷之作——著名的《我又站在涅瓦河上》。这些年来,巨大的痛苦几乎要把诗人给压倒了,他甚至以为自己也随杰尼西耶娃一道而去。如今,当诗人重又站在他们过去常来的涅瓦河旁,凝望着那“昏昏欲睡的河水”,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活人”。可是诗人仍半信半疑,在月光下面,他似乎又觉得他仍旧和杰尼西耶娃在一起:

这一切是我梦中所见,
还是真的看到的景象?
明月依旧,我和你原先
可曾在一起这样眺望^[2]

“杰尼西耶娃组诗”就在这样一幅朦胧的画面中结束了,它给人留下的是一种绵绵的情愫,一种淡淡的哀愁,一种深沉的思索,一种明净的美的力量。

五、古典的“现代诗人”

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方式上,丘特切夫创作都具有明显的“超前性”。不过颇有意思的是,当年,丘特切夫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诗中承认自己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如他曾经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整个身心疲惫不堪,/犹如半睡不醒的影子,/迎着太阳和运动,/跟着新一代艰难前行!可是他并没有料到,他给人类留下的诗歌遗产却在现代读者的心中唤起巨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共鸣,从而获得了“现代诗人”的称号。

丘特切夫有一个“预言家”的灵魂,他敏锐地关注着自然世界和人类的感情世界的种种现象,探索它们的奥秘。他在《“哦,我的未卜先知的灵魂”》一诗中这样描述:

哦,我的未卜先知的灵魂,
哦,我的充满惊恐的心,
好像是在两种生活的门槛上,
你是这样地跳个不停!
你是两个世界的居民,
你的白昼是病态的热情的,
你的幻梦是朦胧的预感,
好像是神灵的启迪……^[2]

这首诗可以视为诗人的创作自白,或者也可以说是诗人的创作宣言。在今天看来,这种对创

作的描述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诗人是一种特殊的人,他对周围的物质世界和人眼中的精神世界的认识和把握的方式也是与一般人不同的。丘特切夫在这里所说的“两个世界”其实就是白昼和黑夜,在诗人看来,白昼的喧嚣惊扰着诗人,会令他的举止和情感变得怪异甚至病态;而黑夜才是诗人的天堂,他的才思会有如神助,他的预感会未卜先知。其实,丘特切夫早就被人称为“夜的诗人”,不仅因为他喜欢描绘黑夜,也因为他的诗多半是夜中写就。这在世界诗坛上并不少见,有不少诗人也被称为“梦幻诗人”。值得注意的是,丘特切夫所说的仿佛是“神灵的启迪”的诗人的预感——“幻梦的朦胧的预感”,颇有些柏拉图的意味,而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艺术直觉,一种对世界的把握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规律。正是凭着这种特殊的艺术直觉,丘特切夫把他的诗歌的触角,从遥远的古代一直延伸到现代,甚至还要延伸到未来。

古今中外的诗人中,大概很少有不大自然的。可丘特切夫的自然诗是这样别具一格,这样与众不同。在丘特切夫看来,大自然不是一个僵死的存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应该说,丘特切夫的这种观点在当年不仅是别开生面的,同时也是超前的。非但如此,这一思想就是在现代也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现代科学无数次证明了大自然的灵性和活力,但丘特切夫以他诗人的艺术直觉感知到这一点。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丘特切夫的思考虽从整体上说是偏向悲观的,但对现代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人类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化对大自然的认识,逐渐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从害怕大自然到与大自然斗争,从企图征服大自然到作为大自然的朋友与之和睦共处。丘特切夫的自然诗从多种层面有助于现代人对大自然的正确认识。

在抒写的对象上,丘特切夫与同时代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有所不同,后者关注的重心在俄罗斯,在迫切的现实问题,而丘特切夫除了俄罗斯还关注欧洲和世界,甚至也关注地球乃至地球以外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丘特切夫是一位“地球公民”和“地球诗人”。

丘特切夫的诗歌触角甚至超越了地球而延伸到了宇宙,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笔下经常出现的

“深渊”或“混沌”就是对宇宙的一种写照。而就他的具体的艺术描绘本身而言,则更让人惊叹:

星星的光辉闪耀在中天,
天穹正神秘地从深处窥探,
我们航行着,在我们四周,
是熊熊燃烧着的深渊。

(《就像大地被重洋环绕一样》1830年)^[2]

这种只有宇航员才能看见的画面,丘特切夫在100多年前就给我们描绘出来了,20世纪的俄罗斯人一提到这点就感到自豪,并由衷地感谢丘特切夫不可思议的“未卜先知”给后人的馈赠。

现代人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和执着。这一点在现代人对爱情特别是对“真爱”的追求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而现代人在婚姻和爱情之间彷徨的“双重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追求的复杂性。

“杰尼西耶娃组诗”作为处于“双重生活”中的丘特切夫的情感的记录,其魅力也在于它所表现的情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它揭开了蒙在“真爱”表面上的面纱,揭示出它的某些本质,它在现代读者的心中激起巨大的反响。

和普希金一样,作为一个诗人,丘特切夫的显著的特点就是真诚,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别林斯基评论普希金时所说的“坦诚”。普希金把爱情视为一种理想,他真诚地抒写自己对爱情的体验,用自己的真诚去感染别人;普希金虽然有不少女友,但在爱情上他基本上没有陷入“双重性”的矛盾,他因爱情而幸福,也因爱情而痛苦,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他因爱情而死于非命。丘特切夫的“坦诚”则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便是身陷于那毁灭人的“最后的爱情”之中,但他从不掩盖自己的“双重生活”的矛盾,诚实地揭示自己心灵的幸福与痛苦,体验和思索。“杰尼西耶娃组诗”浸透了诗人后半生的心血。

“杰尼西耶娃组诗”四个部分(或者说四个乐章)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和风格,但它们之间又密切相连,统一于诗人对爱情真谛的探索和思考。相对而言,第一部是反传统的,第二部是超现代的,第三部是半理性的,而第四部却是纯古典的。第一、二部是用铜管乐演奏的,声音宏大,还有些刺耳,这是由它们挑战性的主题所决定的,第三部是钢琴发出的沉思之音,凝重、舒缓而又富有力度,这是哲学主题的使然,第四部是小提琴的柔音,像是在

倾诉,又像是在哭泣,这是回忆性主题的展开。组诗的风格仿佛是“倒置”的:先出现的是现代的或超现代的,经过一个哲学的过渡,再返回到古典;或者说,作品主体的风格是现代的或超现代的,最后抹上了一层古典的油彩,然而这古典的色彩依然难以掩盖那铿锵的“现代之声”。在“杰尼西耶娃组诗”面前,普希金的爱情诗不免显得过于单纯,或者说显得“稚嫩”,甚至可以说显得“浅薄”;莱蒙托夫的爱情诗又显得过于抽象,或者说显得过于“理念化”,事实上,只活了27岁的莱蒙托夫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爱过;而费特的爱情诗则显得过“甜腻”,或者说有些“唠叨”,甚至可以说有点“做作”;倒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甚至吉皮乌斯等女诗人的爱情诗多少有些“杰尼西耶娃组诗”的格调。在俄罗斯诗歌史乃至世界诗歌史上,“杰尼西耶娃组诗”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我们毫不怀疑,“杰尼西耶娃组诗”中所流露的情感和思考,会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同时我们更加深信,未来人们仍然能从“杰尼西耶娃组诗”中听到自己心声的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尼西耶娃组诗”不但具有现代性,甚至还具有未来性、永恒性。

丘特切夫已经走向了世界,作为一名“世界文化名人”,他为俄罗斯文学赢得了荣誉。不过,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丘特切夫的姓名仍是陌

生的,尽管由他的诗歌谱写的歌曲《春潮》曾经出现在我国的春节晚会的荧屏上。在中国,第一个走近丘特切夫的是瞿秋白。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赴俄罗斯考察,行色匆匆之中,居然还注意到了当时并不广为人知的丘特切夫,可谓眼力非凡。瞿秋白还翻译了丘特切夫的两首名诗,并写了一段很精辟的介绍文字:“邱采夫,俄国斯拉夫诗人,一生行事,没有什么奇迹,可是他的诗才高超欲绝……。”^[3](P157-158)]

然而在瞿秋白慧眼识珠之后,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丘特切夫的姓名几乎在中国消失。只是在最近20年间,随着社会逐渐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中国译界和学界才可能真正地走近丘特切夫。今天,我们不但出版了丘特切夫诗歌的各种选集,还出版了他的诗歌全集;不但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研究他的创作的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有关他的学术专著。丘特切夫的诗歌以其纯朴的古典情感和鲜明现代意识进入了中国读者的精神生活之中。

参考文献:

- [1] 朱宪生译. 略谈丘特切夫的诗[A]. 外国名家论名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 [2] 朱宪生译. 丘特切夫诗全集[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 [3] 瞿秋白文粹. 饿乡纪程[M].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

From Classicism to Modernism: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iutchev's Birth

ZHU Xians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outstanding Russian poet Tiutchev and his creation by reviewing the translations and studies of Tiutchev's poems in China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hought, analyzing the contents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his nature poems and love poems, and elaborating the signs of modernism in his poems.

Key words: Tiutchev,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iutchev's birth, nature poems, serial poems to Denisova, modernism

(责任编辑:吴晓明)